

## 聖禮生活的政治本質： 從聖禮觀重構香港教會的公共角色<sup>+</sup>

梁少珍\*

### 前言

曾經有一位年青學人以「基督教·新晉保皇黨」為題<sup>1</sup> 撰文，指回歸後香港基督教教會<sup>2</sup> 正在自我貶值及折萎墮落，爲了爭取當權者的認同，對社會民生疾苦不聞不問，只懂爲特區首長祝頌造勢、販賣溫情、掩飾失誤。作者更批評基督教教會在2003年「沙士」爆發期間，將問題歸咎於「香港有罪」，將問題導向個人犯罪及心靈領域上，並沒有指出政府施政混亂及失誤，反倒批評香港市民對當權者有敵對態度，以至詛咒成河、怨言氾濫。這位年青學人對香港基督教教會的批評，究竟是以偏蓋全？還是與事實相符？但無論如何，這倒反映部份人對香港基督教教會的印象與觀感。在這種印象與觀感的背後，事實上內藏著他／她們對教會的期望及對教會現行角色的質疑。這位年青學人的批評，反映他心目中對教會的期望及理解，與實際所經驗到的教會有差異的存在。從另一個角度而言，這一切不禁使我們要問，教會在當下社會所展示的，是一個怎麼樣的角色？爲何在言行實踐中給予人上述的印象？教會又如何理解自身的角色？教會對自身的理解與其實際的呈現又有甚麼差異？這些問題，我們不難發現在每個時代，教會及神學家都在不斷反覆地按著每個時代的處境，重新去反省及思考教會的角色及其歷史任務。然而，這是必須的；不然，在歷史進程中，教會就很容易偏離軌跡，迷失方向。這也是教會在過去歷史中一再發生的事。

選擇以聖禮觀來重構教會的角色，是因爲自有教會以來，就有聖禮的生活及

---

<sup>+</sup> 此論文已獲得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同意轉載。

<sup>\*</sup> 梁少珍是信義宗神學院道學碩士(2001)，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神學碩士(2005)。

<sup>1</sup> 胡金榮：〈基督教·新晉保皇黨〉，載《後特區啓示錄》，112位年青學人等著（香港：Roundtable，2004），102-104。

<sup>2</sup> 這位學人所指的基督教教會，是不包括天主教在內的基督新教。而本論文中所提及的教會，除非筆者有特別註明，否則泛指天主教及基督新教。

聖禮的施行。聖禮是教會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份，而基督徒本身也非常重視對聖禮的參與及實踐。反之，沒有聖禮施行的教會必定會令人懷疑該教會的完整性及純正性。若追溯教會傳統的神學思想，事實上早已發展出一套有系統且慎密的聖禮觀，來詮釋教會的角色及指導教會的聖禮生活，只不過教會發展到近代少有整全地提及。當香港教會缺乏對聖禮觀的深切認識，自然會另闢途徑來為教會定位，遂容易傾向借用外國教會近年的成功經驗、倚仗零碎及混雜的神學思想及按當下處境的變化，來建構自身的角色。於是，我們可以看到香港教會呈現的角色缺乏系統和明確的方向，一些教會照搬外國教會的模式來應用；另一些教會則只顧面對現實的社會形勢及需要，為生存而犧牲信仰應抱持的價值觀及原則。這樣說來，教會對聖禮的理解，直接而深遠影響教會對自身角色的理解及建構。換句話說，教會在社會上的角色定位，根本上深受其聖禮觀及聖禮生活的影響。自然而言，持不同聖禮觀的教會，所呈現的教會角色也就截然不同。

### **聖禮的定義及基本概念**

「聖禮」(Sacrament)一字，拉丁文是 *sacramentum*，希臘文聖經沒有「聖禮」這個字詞，相類似的意思是以「奧秘事／隱藏的事」(*mysterion*)來表達。初期教會（最早可追溯至第三世紀初期）以「聖禮」一字來專指三一上帝的作為是奧秘事，尤其是基督道成肉身、受難及復活的事蹟，是憑人的智慧也未能盡然了解透徹的事，是憑上帝恩典及心意作成。因此，聖禮又被認為是三一上帝選擇對人施恩的恩具，以彰顯上帝的應許及臨在，實現上帝愛人的旨意，而人只能憑信心領會，藉聖言明白。教會形容聖禮是「可見(*visible*)之物盛載不可見(*invisible*)的上帝恩典」或「可見的標記(*sign*)盛載上帝神聖的本相(*reality*)」，簡而言之，聖禮分為外表可見的事物及內在屬靈的恩典兩部份。外在標記，是施恩的工具／媒介，盛載上帝的恩典及啓示，讓人認識上帝的心意、能力及神聖，使人及世界從困鎖中得釋放，並且有能力踐行上帝的心意，進入新的生活，與基督的生命聯合。<sup>3</sup>

---

3 D.J. Kennedy, "Sacraments" in *Catholic Encyclopedia* vol. XIII (Online Edition, 2004) (14 November 2004), <http://www.newadvent.org/cathen/13295a.htm>. Joseph Marto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tholic Sacraments" in Michael A. Hayes and Liam Gearon ed., *Contemporary Catholic theology - a reader* (New York: Continuum, 1999), 453, 457-460, 463-465. Karl Rahner, *The church and the sacraments*, W.J. O'Hara trans. (London: Burns & Oates, 1974), 9, 34. Kenan B. Osborne, *Sacramental theology* (New York, Mahwah: Paulist Press, 1988), 7. Robert W. Hovda, "Liturgy

### 耶穌基督是原始聖禮

按照教會傳統上的理解，耶穌基督是原始聖禮(Primordial Sacrament)，意思是基督自身是聖禮，也是教會一切聖禮之根源，任何聖禮都要靠基督而立，只有基督才能使聖禮有效。<sup>4</sup> 要如何理解基督自身是聖禮的意思呢？按前所述，聖禮是可見的標記盛載上帝神聖的本相，基督道成肉身，取了人的形象樣式，為要將上帝對人的恩典彰顯，啓示出上帝的旨意，所以祂具有聖禮的本義。另一方面，耶穌本是一三一上帝其中一位，祂的道成肉身，成為聖禮，象徵著上帝自限自己，俯就人類的限制，在歷史時空中顯現，讓人近距離接觸祂，面對面領受祂的恩典。因此可以說，「肉身」的基督，是以「肉身」作為三一上帝的標記，標記背後的是基督自身的神聖本相，所以教會才稱基督為「原始聖禮」。<sup>5</sup> 若不是靠著基督的道成肉身，人根本對三一上帝的認識微乎其微，也無法明白三一上帝的心意。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在四卷福音書內的記載，當人與基督相遇時，不單領受基督的愛、同在、寬赦及恩典，而且透過深入認識基督，還能促進、深化、更新當下的生命。<sup>6</sup>

### 教會是基礎聖禮

教會是由基督的門徒所組成及發展而成，它藉聖靈所建立，並與基督聯合，負有使命傳達基督對世界的愛及關懷，又將人帶到基督面前與主相遇，以致與主聯合。教會遂一方面是與基督聯合，另一方面又是與人及世界聯合。一如肉身的基督是上帝的聖禮，教會既然是基督繼續工作的可見媒介，是基督以另一種方式施恩予人及世界的工具，教會於是延續基督在世上再現的標記（道成肉身的延續），盛載不可見的基督的恩典，所以教會是聖禮。而又由於教會統管及負責執行其他的聖禮，如聖洗禮、聖餐禮等等，因此教會被稱為基礎聖禮(Fundamental Sacrament)。

---

Forming Us in the Christian Life” in Eleanor Bernstein ed., *Liturgy and spirituality in context: perspectives on prayer and culture* (Collegeville, Minn.: The Liturgical Press, 1990), 140-141. Tad Guzie, “From Symbol to Sacrament” in *Contemporary Catholic theology - a reader*, 434-435, 440-441. Thomas P. Rausch, *Catholicism at the dawn of the Third Millennium* (Collegeville, Minn.: Liturgical Press, 1996), 80-81. 奧連：《基督教之信仰》，謝受靈、王敬軒譯（香港：道聲出版社，1999），365。

4 Kenan B. Osborne, 34.

5 Edward Schillebeeckx, *Christ the sacrament of the encounter with God*, Paul Barrett trans. (London, Sydney: Sheed and Ward, 1971), 2-17. Kenan B. Osborne, 35-36, 69-85.

6 Edward Schillebeeckx, 44. Kenan B. Osborne, 66.

<sup>7</sup> 按 Avery Dulles (1918-) 的研究，即使在改教運動時期，馬丁路德與約翰加爾文同樣強調上帝的恩典透過基督及教會的聖禮給予領受的人，並指教會是信徒的母親，藉聖言養育眾信徒。<sup>8</sup>

這樣，教會在社會上的角色就有別於其他的組織或機構，它擁有神聖而不可取締的位置，不因文化、政治、經濟的興衰變化而被完全消亡，因它是由基督設立，靠聖靈而活，是以基督的旨意為其存在的終極目標，而非以世界的宗教需要及福利為依歸。<sup>9</sup> 在社會層面上，教會雖然是眾多社會組織之一，受著社會文化及價值觀的影響，但它不是按社會標準去檢視自身的存在價值，而是以天國的價值觀去衡量自身的作為。它甚至是天國社會的雛型，且倒過頭來呼籲當下社會以天國的價值觀去檢示自身。

## 對香港教會聖禮生活的批評

### 聖洗禮

若仔細留意聖洗禮的教理，作為入門禮，整個的教理及禮儀大部份集中強調的是信徒個人身份的建構、個人領受救恩、個人對道德及信仰上的實踐承諾。這樣的詮釋無形中偏向將聖洗禮塑造成一件內在而個人化的事件，整個過程強調的是個人被聖化的經歷及個人與基督的關係。反之甚少著重（甚至忽略教導）聖洗禮應最終能為人與人之間帶來平等的身份關係，因為每一個基督徒都有著從同一聖靈而來的新身份，是基督以神聖方式介入建構這種平等關係。於是，聖洗禮就不是純粹個人事件，而是指向社群關係的轉變。從受洗者經歷聖洗禮的一刻開始，就承諾把那從聖洗禮中獲取的平等身份，在社群生活中實踐出來。另一個與「平等」相關，卻只被點到即止地提及的內容，是聖洗禮所帶來的真正自由，香港教會通常教導聖洗禮能帶來脫離個人罪愆及死亡的自由，卻較少強調這自由與人際社會的關係及如何具體在社會中落實。

但是，聖洗禮所標記的生活，是要推動教會去提醒世界致力消除任何的罪惡、

7 Avery Dulles, *Models of the church*, 2nd ed. (Dublin: Gill and Macmillan, 1988), 63-64. Edward Schillebeeckx, 55-56, 58-59, 70-71, 75. Francis Schüssler Fiorenza, "Church, Social Mission Of..." in Judith A. Dwyer ed., *The New dictionary of Catholic social thought* (Collegeville, Minn.: The Liturgical Press, 1944), 156, 161. Kenan B. Osborne, 11-12. Tad Guzie, 439. Thomas P. Rausch, 81-82.

8 Avery Dulles, *The Catholicity of the churc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109-110.

9 Karl Rahner, 11, 13.

不平等及壓制的事，平等與自由是要在社群關係中才能體現。若忽視聖洗禮的公共性內涵，在禮儀中也沒有具體要求信徒承諾去踐行出來，那聖洗禮所建構的新角色，可以變成純理念。在沒有清晰要求基督徒在生活上追求落實平等及自由的情形下，結果可能導致教會內及外仍然可以容讓階級不平等的存在，仍然可以讓使人失去自由的事發生。

另一方面，教會內的其他成員，在聖洗禮進行的過程中只是旁觀的見證人，就像出席婚禮，見證一對新人進入人生新階段一樣，在聖洗禮中，他／她們見證一個新成員的加入。整個焦點是集中在新成員如何加入，忽略了當新成員加入後，整個信仰群體要或可能產生怎麼樣的變化，以承托新成員的需要及成長。筆者這樣說是因為筆者觀察到，當聖洗禮過後，普遍的情況是新成員適應群體的要求（這情況可能在受洗者洗禮前已發生），而非整個群體因新成員的加入而調整群體的文化或習慣。這就是為甚麼以中產階層為主的教會，甚少低下階層的成員加入；低下階層為主的教會，甚少有中上階層的基督徒一齊聚會；傷殘人士為主的教會，除了教牧、同工、義工及傷殘人士的家屬外，甚少其他身體健全的人士參與。美其名說是分類牧養，倒不如承認是缺乏承載多元群體的調整能力及基督捨己的愛。

### **聖餐禮**

若聖餐禮的意義止於建立一個信徒的群體，這樣的聖禮生活，同樣是內向的。從根本上來說，聖餐是耶穌基督親自設立，並藉此向領餐之人施予恩典。基督並沒有設下規章、條款去決定誰可領受此恩典，誰不獲主的憐憫施恩。基督在升天前交託門徒的使命，也沒有提及領聖餐的條件（馬太福音廿八 18-20）。而基督作為原始聖禮，祂接納罪人，是為罪人而道成肉身，祂與任何人接觸，無論那人是需要祂、喜悅祂，還是排斥祂、恨惡祂。Avery Dulles 便曾清楚指出聖餐禮在效力上具有三重層面的聯合(unity)。第一重是使信徒群體的聯合；第二重是促進人類社群與上帝的聯合；第三重則是深化物質世界與上帝的聯合。<sup>10</sup> 三重層面的聯合指出了教會的角色是要使世界的萬事萬物連成一體，並最終達到與上帝聯合，這是對凡領受餅和酒的人的要求，也道出了聖餐禮的公共性本質。因此，領受聖餐者是否只局限於已受洗的基督徒？聖經記載基督有關筵席的比喻及教訓（例如：馬太

---

10 Avery Dulles, 117-118.

福音廿二 1-14；路加福音十四 7-24)，已明確說出祂所邀請的人，並非全部皆是認耶穌為救主基督，並非全部都是祂的門徒。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就是領餅和酒的人不一定需要是受了洗的基督徒，外國有不少教會就開放給任何人到聖壇前領受餅和酒，筆者在香港則從未聽聞有教會容許未領洗的信徒領受餅和酒。另一個較具爭議的，是聖餐往往成為教會執行紀律的工具，將之作為懲罰不遵守教會教導的信徒的手段。據筆者所知，有不少教會的信徒紀律手冊訂明，將諸如犯下離婚、再婚、姦淫、偷竊等等罪行的信徒，嚴禁領受聖餐的餅及酒。於是聖餐禮演變成為教會的施恩工具，而非專屬於基督的聖餐。即使聖餐仍屬於基督，在上述情況下，教會選擇不向那些犯下罪行的信徒執行施發餅和酒的工作。

有學者認為基督的恩典是向所有人發出的，教會若選擇性地施行聖餐，無疑是扭曲了寬闊而包容的聖餐含意及基督的愛，取而代之的卻是排他、狹隘的人意，高舉個人道德勝於基督的憐憫之恩，這等於是背叛了基督的原意，將恩典私有化，將教會與所謂「罪人」、「外人」分開，教會這樣做是強行在基督與人中間設下關卡，由教會審核誰人可接近基督，誰人不可以，教會變成是掌控恩典的特權階級。<sup>11</sup> 據筆者所知，不少信徒畏懼教會執行紀律過於關心所領受的餅和酒的真正意義，因為在眾人面前不獲准領取聖餐，意味自己是正被教會施以懲罰。他／她們不少最終會選擇離開教會或轉往別個宗派的教會聚會。這樣的話，Avery Dulles 所講聖餐禮的三重層面的聯合，在這種情況下，無一能夠實現。教會於是給人的印象是執行律法過於執行基督的恩典，相信紀律的功效過於基督的力量。當然也有些被懲罰的信徒最終符合教會要求後，再獲發餅和酒，重新與信徒群體聯合，但這其實容易誤導當事人，以為是靠自己努力（或加上教牧的努力）去獲取餅和酒，而不是靠基督的恩典了，也忘記了聖餐內藏改變人心的力量。

在香港教會經常出現的另一個矛盾，是一方面高舉聖餐的獨特地位，視聖餐為教會執行紀律的工具或專屬於已領洗基督徒的專有筵席，另一方面卻將聖餐禮視為象徵，只是一個記念儀式，純粹作為記念基督過去在世的事蹟而已。那聖餐禮作為基督施恩的工具，無形中再進一步被人為扭曲，失去了生命力，令聖餐禮

---

<sup>11</sup> Anne Primavesi and Jennifer Henderson, *Our God has no favourites: a liberation theology of the Eucharist* (Tunbridge Wells, England; San Jose, California: Burns & Oates; Resource Publications, 1989), 45, 47.

對當下信徒的處境，失去能產生、滋長、治療及堅定基督徒信仰生命的作用，也不再能激動人過一個合乎上帝心意的生活，迫使信徒轉而追求其他物事來支撐其信仰生命，例如團契的相交、道德的教條、靈恩的感動等等。導致這樣的結果，只因將基督的行動，看作為過去發生的事，只作為今日參照的榜樣，輕忽了基督的行動，是連於過去，仍活現於現在，並邁向將來。原本基督藉聖禮將過去、現在、將來連於一體，就如聖經啓示錄中所宣認，基督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啓示錄四 8）。聖餐禮只作記念，而不是當下一刻與基督相遇的恩具，基督不被視為參與在筵席當中，只不過是在腦袋中被記念的先人，結果使信徒無端失去與基督相遇，和支取力量的機會。

### 教會聖禮生活深藏的政治內涵

#### 耶穌時代的社會處境及階級關係

耶穌生活的時代，祂所處的社會，階級分明，貧富差距問題嚴重，平民之上有地方豪紳及宗教領袖，再上一層就是羅馬政府官員。社會地位主要以財富多寡來作劃分，社會資源主要落在少數特權人士（尤其是商人及地方豪紳）手上，一切被他們所操控及分配。<sup>12</sup> 各階級之間及民族與民族之間的關係並不平和，積怨甚深。於是，在這種社群混雜、關係緊張的處境下，社會關係往往需要倚仗一套有別於政府管治制度的系統來調理及控制，而在當時社會就衍生出一套非官方的管治系統，稱之為榮辱法則(codes of honor and shame)及代理制度(brokered system)。<sup>13</sup>

榮辱法則是指一個人享有的地位、權力、身份、價值，乃建基於個人的榮譽或羞辱。例如，作為婦女能生養一名兒子，較之生養一名女兒，前者得到的是榮譽，反之後者得到的卻是羞辱，而由此獲取的待遇也就有明顯的差別。榮譽或羞辱成為判別一個人可獲取多少社會地位及權力的法則，影響著一個人的身份建構及個人在家族及社群中的存在價值，失去榮譽便意味著陷入羞辱的處境，失去別人對自己的尊重，分享不到社會上的資源。在當時社會，長者、智者、正直的人、富有的人、男性會獲得較多的尊重及較高的榮譽；女性（相對男性而言）、貧窮人、病患者、為奴的、妓女等等，往往是不被尊重，被看為是羞辱的身份。因著榮譽

12 Nathan D. Mitchell, *Eucharist as sacrament of initiation* (Chicago, IL: Liturgy Training Publications and The North American Forum on the Catechumenate, 1994), 60.

13 Nathan D. Mitchell, 63-69.

或羞辱所帶來的種種區別，這套法則也就同時規範著一個人的行為及生活模式，及他／她與人交往的法則及禮儀，於是整個社會的人際關係無形中倚仗著一套結構性的角色規範去運作，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行為要求及限制，不能隨便逾越。所以，我們可以在聖經記載中，看到病患者不可以隨便接觸其他人、癲瘋病人要與其他保持很遠的空間距離、女性不可以隨便出外工作、宗教領袖不會隨便與稅吏同枱食飯、房子及聖所不容許不潔淨者進入，這些都是基於身份區別所致。

而代理制度其實也是基於榮辱法則衍生出來的系統。由於財富及資源分配不均，由榮辱法則所產生而成，人與人之間的種種地位、權力、身份、價值的參差不同，在處理交易、利益及訴求時，便需要中間代理人協助。中間代理便成為連繫不同階級之間的重要人物，他們既接觸權力核心，也面向眾多無權無勢者，以維持不同階級及群體互惠互賴的關係，政治、經濟上如此，宗教上也如此。整個社會，便被這兩套系統規範著人與人之間的角色及交往。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兩套系統也同時在繼續維持著社會不公、不義的現況，讓階級及剝削得以運作下去。

所以，耶穌基督及早期教會的主張及行動，尤其是在聖洗禮及聖餐禮的體現上，充滿平等主義的色彩，將建構身份的法則打破，對當時社會來說，是不可想像的衝擊。<sup>14</sup> 在聖經中記載，耶穌常常參與筵席，與人吃飯，祂的筵席甚有別於當時的慣常模式。根據 Mitchell 所做的研究，<sup>15</sup> 筵席或飯局有象徵性的社會含意，最能反映當時社會的階級身份及社會規範，並不像我們今時今日可隨意與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環境吃飯，吃種類不同的食物。在當時社會，無論是筵席的地點、參與者的姿勢、傢具的擺設、座位的安排，有非常仔細的規限，在在呈現著階級身份及社會規範。例如：能夠隨時宴請客人的，必然是社會上較有財富及權力的一群，否則如何能有合宜的食物供應、足夠的地方供客人使用及足夠的僕人服侍客人？而向側傾斜的坐姿是男性來賓享用食物的姿勢（女性、兒童及奴僕一律不可擺出此姿勢），他們是被服侍的對象，所以家主必須具備能讓來賓斜靠的墊具，才合禮數。在享用筵席前，家主的僕人必須先為來賓洗手、洗腳，才合社會體統及身份。所以當法利賽人請耶穌吃飯時，沒有安排耶穌洗腳，背後反映這個法利賽

---

14 Robert W. Hovda, 137.

15 Nathan D. Mitchell, 72-78.

人其實不是那麼尊重耶穌（路加福音七 36-50）。再者，座位的安排上，首位的一定是主人或上賓，再以身份地位高低由右手方向順序坐下，身份最低微的，自然坐在最遠的位置。這樣的禮儀秩序，在耶穌的教導中也有提及（路加福音十四 7-11）。倘若地方不足以容納賓客，女性便必須要讓出位置，甚或離開或移往別的地方。由此可見，筵席或飯局成爲了文化傳統、群體價值觀的具體表現場合，筵席中的人際及社會關係、角色及行爲，清楚分明，各人的身份、階級，一目了然。

### **耶穌的筵席及飯局**

耶穌透過飯局，向我們展示新的文化及價值觀。祂的飯局，不再是「榮辱法則」、「代理制度」的再現，參與飯局的人，不論貧富貴賤，皆可獲得尊重。所有在飯局中的人彼此服侍、彼此分享靈性及物質的資源，沒有主客或階級地位之分，例如耶穌既與宗教領袖坐席，也與罪人、窮人、不好名聲的人坐席；耶穌會爲門徒洗腳，而不是門徒爲耶穌洗腳。Mitchell 指出耶穌提倡的是一種激進的平等主義思想(radical egalitarianism)。<sup>16</sup> 在路加福音十四 12-14，耶穌就明顯傳遞著這一套新的價值觀，一向被排斥、被看不起的人，要被邀一齊坐席，筵席不再是比較身份地位的地方，不再是利益交換的地方。而之後路加福音十四 15-24 的講論，耶穌更加指出不論是怎麼樣的人，即使是外邦人，祂都會隨意邀請他／她們坐席。以耶穌的神聖身份，若按當時的文化價值觀，所有人在祂面前都是罪人，是不被容許接近祂的，但耶穌沒有拒絕任何接近祂的人，也容讓不被看得起的人觸摸祂的身體，耶穌從來不怕所謂「罪人、外人」污染祂的飯局。<sup>17</sup> 對於吃飯的習俗規矩，如洗手、安息日不可作食飯的工，耶穌並不固守，反之看重的是人的需要（馬可福音七 1-7、路加福音六 1-5）。「任何人可以在任何時間，與任何人吃任何東西」，這似乎是耶穌吃飯的原則。<sup>18</sup> 這個原則，廢棄了「榮辱法則」、「代理制度」，將人與人之間的結構性藩籬打破，違反了當時的傳統與生活習慣，自然被視爲是衝擊當時的階級身份及社會規範的始作俑者。

再者，耶穌透過飯局實踐的革命性行動，必須一併連同最後晚餐的行動來了解；由最後晚餐發展而成的聖餐禮，也離不開與耶穌平時飯局的關係。這是耶穌

16 Nathan D. Mitchell, 87.

17 Anne Primavesi and Jennifer Henderson, 49, 54.

18 Nathan D. Mitchell, 89, 91-93.

一連串持續而具體的生活行動，是從日常生活開始，將祂的心意表明出來。在耶穌與門徒吃最後晚餐的時候，聖經記載耶穌「拿起餅來，祝了福，就擘開，遞給他們……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馬可福音十四 22-24，和合本聖經），Mitchell 認為耶穌的動作是一個極為震撼的舉動，「拿起」及「祝謝」一般是主人或地位崇高的人在筵席上的舉動，而「擘開」及「遞給」賓客則通常交由女性僕人負責，因為準備食物及服侍是婦女的工作。耶穌的舉動等於將被服侍者與服侍者（主人與僕人）、男性與女性、地位尊貴的與地位卑微的角色全集於一身。<sup>19</sup> 這較耶穌作為老師為門徒洗腳（約翰福音十三 3-17）的行動來得更加震撼，在為門徒洗腳的安排上，耶穌表明服侍者與被服侍者的角色關係，教導門徒謙卑作僕人的角色。但在最後晚餐中的舉動，所表達的是多重的角色關係，角色變成是可以隨意流動轉換的，由此將階級身份拉倒。最後晚餐延續著耶穌一直以來透過筵席及飯局突破傳統框架的行動，進一步彰顯祂充滿廣闊的包容性，再一次表明要將製造人與人之間藩籬的地位、權力、身份全然打破。也因此在以馬忤斯路上遇到耶穌的兩個門徒，正當耶穌再一次「拿起餅來，祝謝了，擘開，遞給他們」時，這一連串的舉動讓兩個門徒認出耶穌（路加福音廿四 13-31）。我們可藉此引証上述 Mitchell 所作的研究，「拿起」、「祝謝」、「擘開」、「遞給」這一連串的動作，並不是其他人慣常由一個人全然負責做的動作，而是只有耶穌才會做的舉動。因此，耶穌的最後晚餐所起的作用，與祂過往的筵席及飯局中傳遞的訊息，是完全一致，兩者必須要放在一起來詮釋。祂是透過筵席及飯局改變人的生命，與及改變社會的制度及價值觀。我們可以說，到了最後晚餐所帶出的，是耶穌革命性訊息的高峰。

### **聖禮的政治內涵**

聖洗禮與聖餐禮作為教會聖禮生活的不可或缺的部份，我們有必要認真面對兩者所包含的政治要求。對聖禮的觀念，不可能只是停留在記念基督的受難與復活事件、領受基督的恩典及教會內在信徒聯合一體的理解。聖禮的設立是為了回應社會上公義與愛的呼求，基督終其一生，身體力行，就是回應人類的呼求，將真愛與公義的關係呈現。祂作了信徒的榜樣，所帶給信徒的是新的視界(vision)與挑戰，

---

19 Nathan D. Mitchell, 95-96.

祂以聖禮傳遞訊息，促使信徒反省自身的價值觀與態度，挑戰信徒實踐最富公義的愛，激勵信徒去尋求團結不同群體的途徑。<sup>20</sup> 耶穌藉聖禮傳送「平等」、「自由」、「公義」與「真愛」的訊息及恩典，它們是指導教會工作的基礎，是教會的動力之源。換句話說，聖禮決定了教會信仰生活的公共性，有著堅定教會思想及行動的作用，聖禮可以帶領教會進入有別於當下生活的美善及豐盛的境界，讓教會可以超越當下的限制，突破固有的身份角色、意識形態、文化習慣、視界及價值觀，以基督的角度去觀照自己、觀看世界。<sup>21</sup> 從深遠影響而言，真正實踐聖禮生活的教會，最終必定產生社會改革的行動，聖禮可被視為改革教會本身及社會的重要工具。<sup>22</sup>

### 一、與公共空間連於一體

藉著聖洗禮，基督使人得拯救，使人從罪惡、捆綁及結構性的枷鎖中解放出來，奠定平等與自由為人生的理想狀態。他／她們的獲取並不是基於倫理道德上的好行為，也不是基於信徒在社會上的身份、地位，而純是基督的恩典。而且，這平等與自由不單是個人的，也是信徒聚集而成的教會的平等與自由。但教會並不是獨享這種理想的狀態，因教會獲基督賦予向人展示及分享何謂真正理想生活的任務，繼續向捆綁人的罪惡進行抗爭，效法基督的樣式，不惜付出犧牲的代價。「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她）們施洗」（馬太福音廿八 19，和合本聖經）這個吩咐的政治性後果，就是教會應致力於使人得平等、得自由，讓人的尊嚴再現，並獲取應有的對待。若是如此，任何在公共空間中存在壓制人的制度及文化，使人失去應有的尊嚴，教會基於其角色及任務，便應反對，責無旁貸。

藉著聖餐禮，基督強調義與愛的分享，是建構教會的社會、經濟及政治視界的基礎，提醒教會對社會上的不義制度要警醒，並要致力於倡議更公義的社會，願意為天國的價值觀犧牲，捨棄那些不合乎基督心意的習慣、傳統及文化。真正委身於聖餐禮的生活最終同樣是要求教會連於公共空間，委身於社會上的弱勢群

20 Anne Primavesi and Jennifer Henderson, 48. Robert W. Hovda, 141.

21 James F. White, *Sacraments as God's self giving: sacramental practice and faith*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83), 96. Robert W. Hovda, 138. William R. Crockett, *Eucharist: symbol of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Pueblo Publishing Company, 1989), 256.

22 James F. White, 96. William R. Crockett, 250-251.

體，倡導社會的改革，為人類社會的公平、公義、和平、友愛而努力。<sup>23</sup> 就像耶穌，透過筵席實踐天國的生活，祂所呈現的是上主應許的天國已然開始，已介入我們的生活，要打破社會上人與人之間的藩籬，顛覆社會上不義的標籤，甚至廢除社會當下的形態，向人標示出天國的愛與義，創造出一個新社會。<sup>24</sup> 教會每一次舉行聖餐禮，就是讓信徒預嚐天國的筵席，以致他／她們不再安於現狀（尤其是處於被壓迫受剝削的境況），對當下境況有嶄新的視界、盼望與動力，被激勵去為將來（天國降臨）而預備。教會相信當到了天國的日子，一切錯誤會被糾正，哀慟會得安慰，飢餓會得飽足，死亡不再控制人。既是如此，每一次的聖餐禮是在重覆提醒教會，當下社會距離天國的日子是既濟未濟，仍需要為社會的改革而努力。<sup>25</sup>

聖禮是維持教會視界與動力的基礎，教會需要把從聖禮而來的力量，在現實社會中實現出來，並成為教會的首要責任，才能粉碎現實世界中的不義，為社會重塑一個更理想的生活模式。聖禮生活是現實生活的基礎，讓參與者先看見將來的日子，表明所希望的是甚麼樣的生活。若教會不帶領信徒實踐基督的主張，甚至在教會內仍存有不平等及階級觀念或歧視，則教會乃是將基督要推倒的階級文化帶進教會。即使教會內能實踐平等，享受從上主而來的恩典，倘若教會不在世界推倒生活上的不平等，那麼教會仍陷於信仰個人化的誘惑中。若是如此，教會所執行的聖禮，將淪為空洞而無內涵的言語及舉動(empty actions)。教會不是綠洲或避難所，雖然教會有這些作用，但基督道成肉身是要成為世界的一部份，與世界憂戚與共，指出世界的不義，改變世界，對世界提供具屬靈深度的視野，所以當教會安於逸樂，就是在辜負基督的託付，窒礙天國的拓展。<sup>26</sup>

## 二、與弱勢群體連於一體

真正的公義是重視每一個人的尊嚴與作為人的價值，拒絕容讓某些人被看待為價

23 William R. Crockett, 251-252, 256-257.

24 William R. Crockett, 253. Rosemary Radford Ruether:《婦女教會——女性主義禮拜團體的神學與實踐》，李明玉譯（台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女傳教師會，2000），167。

25 Gerard Moore SM, *Eucharist and justice* (North Sydney: Australian Catholic Conference, 2000), 26. James F. White, 110-112.

26 Robert W. Hovda, 146-148. William R. Crockett, 261-263.

值低等於另一些人，也拒絕爲了某些人的好處，將另一些人的地位降級或剝削。<sup>27</sup> 在公義的社會，每個人都會得到恰當的對待與安排，過著美好的生活。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1227-1274) 曾經指出地上的公義投射出上主的公義，而公義的人際關係正反映出上主的公義關係。<sup>28</sup> 藉著聖禮，將上帝對公義關係的訴求顯示出來；也藉聖禮，基督將上帝與人、人與人聯合，成爲一體 (oneness)。「成爲一體」意味打破階級的藩籬，將使人崩裂、分離、破碎的狀態重新修補，並縫合在一起，彼此分擔、分享生活的需要及經驗，看別人是自己生命的一部份，每一部份都是重要及需要愛護。在聖禮裡面，人不再被分類（除了基督外，沒有人有權將人分類），人的年齡、性別、出身背景、種族、社會地位、學歷背景等，不再作爲衡量其價值的依據。<sup>29</sup> 反之，每個人都被尊重、愛護及看爲寶貴，沒有高低貴賤、功勞多少之分。尤其是聖洗禮，所有受了洗的信徒，他／她們的身份都是一樣，他／她們無論是何人，都一同受洗於同一個洗禮池的水，領受同一位聖靈，他／她們都是基督的門徒，都可以一同參與基督的工作。若教會當中仍有階級之分及對待之不同，則教會是在攔阻基督的工作。Gerard 曾借用第三世紀初期敘利亞的一份文獻“*The Didascalia of the Apostles*”，闡述教會如何被教導要對弱勢群體予以尊重及善待，內容大意如是：「如果一個窮人來到，無論他／她是來自你的牧區或是來自其他的牧區，如果你現有的地方不足以容納他／她的話，主教呀！你也要盡心爲他／她加建一個可容身的地方，即使最終要你坐在地上。若你想你的牧養能蒙上帝的喜悅，你就不可將人們分門別類。」<sup>30</sup>

在聖餐禮中，同吃一餅、同飲一杯，在基督裡聯合的意思，是指任何人在基督面前，可以同享自由、公義與愛的生活，按照基督的榜樣模式，教會應視與教會內及教會外的群體聯合，才是真正地達到與基督聯合。教會與世界的一體，是教會所要致力實現的，群體間的分裂與疏離，是教會所要關注及回應的。當教會強調要成爲一體時，卻將弱勢者排諸體外，又怎會算是真正的成爲一體呢？耶穌一生經常與失去尊嚴的人走在一起，聖洗禮及聖餐禮的精神是信徒承諾與基督同

---

27 James F. White, 94.

28 Michael H. Crosby, “Justice” in Michael Downey ed., *The New dictionary of Catholic spirituality* (Collegeville, Minn.: The liturgical Press, 1993), 578.

29 Gerard Moore SM, 25. James F. White, 96-98, 100. Thomas P. Rausch, *Catholicism at the dawn of the Third Millennium* (Collegeville, Minn.: Liturgical Press, 1996), 89.

30 Gerard Moore SM, 8.

受苦難，跟隨基督的榜樣，若教會內，仍有人生活朝不保夕，教會外，仍有人在貧乏、饑餓的邊緣，那教會所舉行聖餐禮就不是基督所設立的原意。

不同的學者已不約而同地指出，<sup>31</sup> 在耶穌的筵席中，成爲一體意味認同弱勢群體也有其可以向整個群體分享或貢獻的能力，聖餐禮的意義就是要敬重每一個人的獨特價值。弱勢群體不應被看爲是浪費資產、白吃白喝、污染教會的一群，他／她們的權益不應被優先考慮取去或次要地考慮給予（在根本意義上，他／她們的權益是來自基督，而非來自教會），他／她們的存在可促使其他人檢示自己本有的價值觀，可豐富及啓發其他人的視野。在聖經記載中，耶穌作爲救主及創造主，卻常常倚靠其他人供應食物及居住的地方，祂亦吩咐門徒如祂那樣生活（馬太福音十 9-10；馬可福音六 8-10；路加福音九 3-4）。耶穌與所接觸的弱勢群體之間，是一種彼此互信互賴的關係，正正說明任何人皆具有付出的能力及需要憐憫的時候。耶穌在貧窮人家中、在困苦人家中，就常常得到他／她們的接濟、照顧，接受他／她們所預備的食物。在耶穌的教導中，也常常讚許及維護被歧視的人有著其他人（尤其是有權勢、地位的人）所缺乏的優點，如用香膏抹耶穌的女人、救人的撒馬利亞人、討飯的拉撒路、稅吏、窮寡婦等等（路加福音七 36-50；十 25-37；十六 19-31；十八 9-14；廿一 1-4）。耶穌對弱勢群體的關愛，貫徹在祂的生活當中，在在展示祂要顛覆社會主流的意識形態，將「榮辱法則」、「代理制度」的錯誤凸顯出來。耶穌以行動說明弱勢群體不是社會的羞辱、負累，他／她們有能力宴客——耶穌與門徒，有能力反過來幫助耶穌，支持耶穌的工作。耶穌與弱勢群體之間，不用代理人來分隔彼此的接觸。

耶穌選擇站在弱勢群體的一邊，這並不意味耶穌違背致力於「成爲一體」的理想，反而，選擇中立才是繼續維持群體間的分裂與疏離。中立是容許當下不義的事情、制度、文化、價值觀等等如常運作下去，選擇與弱勢群體爲伍就是要關注這當下的實況，積極地去面對及身體力行地去改善，而不是與各群體建立面面俱圓的中立關係，來促進各群體「成爲一體」。當教會在社會上常處於較有影響力的位置，它就更加要警醒，避免枕於安逸，對弱勢群體的真實處境失卻敏感度及憐憫心，以致所作出的回應乏力，到頭來是維護不義。耶穌要求教會的生活是要

---

31 Gerard Moore SM, 25-26. Nathan D. Mitchell, 84, 88-89.

挑戰慣常的不義，縱使帶來社會人士對教會的憤怒與敵意。<sup>32</sup> 所以我們必須承認，當教會按照基督的樣式，在社會上踐行其聖禮生活，必然同樣要付出沉重的代價，正如基督為真理而與罪惡勢力對抗，最後被殺。然而祂的復活表明了最終的得勝是在正義的一方。同樣，教會若因此而有損失，受到打壓，最終也是會靠著基督而得勝。

### 聖禮的政治內涵對香港教會角色的挑戰

當我們回顧耶穌基督所踐行的生活模式及祂的顛覆性舉動，再對照當下香港教會的表現，我們不禁要躬身自省，承認香港主流教會在聖禮角色的實踐上，並沒有全然盡上它的責任，仍然有不足及需要努力的地方。觀乎香港的情況，耶穌昔日面對著榮辱法則及代理制度的價值觀或意識形態的處境，今日香港教會同樣面對著類似的價值觀及文化制度，只不過是在外在表徵上有所不同，核心觀念仍然存在，且並無顯著分別。例如傷殘人士、弱智人士、精神病患者、新移民、少數族裔人士、同性戀者、妓女、愛滋病患者等等弱勢群體，社會上普遍帶著偏見去理解他／她們，他／她們能夠分享社會的資源及保障相對地少，得到的歧視對待卻相對地多。有些時候，甚至連教會也附和著這種榮辱法則的價值觀，例如區別對待同性戀者及妓女。近年便有教會大力反對政府立法保障同性戀者及妓女的權益，包括教育、住屋、就業及社會服務方面的保障，因為這些教會認為同性戀者及妓女是罪人，不考慮成因或處於何種境況，他／她們的行為不能被接受。有些教牧甚至明言不歡迎他／她們參與自己所牧養的教會的聚會，也不會容許他／她們接受聖洗禮或領受聖餐。這些教會所表達的，說穿了根本就是榮辱法則的意識形態。

這樣說，是想指出，當下不少香港的教會並未能將教會作為基礎聖禮的角色及將聖禮生活的豐富內涵活現出來。若香港教會深切認知教會的聖禮角色，它就無可避免地，需要認真正視聖禮觀所帶來對自身的挑戰。聖禮觀挑戰教會面對自身一直以來對聖禮內涵的矮化及扭曲，它挑戰教會在教導信徒聖禮生活時的缺漏，也挑戰教會只懂在教會四壁內實踐徒具形式的聖禮。若教會不認真看待這些

---

32 Roberto S. Goizueta, "Liberation Theology, Influence on Spirituality" in Michael Downey ed., *The New dictionary of Catholic spirituality* (Collegeville, Minn.: The liturgical Press, 1993), 598-599.

挑戰，教會所呈現的，只是繼續維持當下表面化、口號式的聖禮生活，沒有實質意義及影響的聖禮生活，自然欠缺生命動力，也叫人看不見上主的恩典、憐憫與真愛。

耶穌基督的生活及行動構建了教會的聖禮生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生活在本質上從起初就具有深邃的政治基礎。教會是基礎聖禮，它在延續基督的工作時，無可避免地會產生政治行動，挑戰身處環境中任何壓制人的制度及文化。聖禮本應為人帶來生命的改變，為社會帶來釋放的制度；聖禮本是推動教會切實執行基督的託付，參與實現天國的生活。因此，香港教會必須重新反省它的聖禮觀，檢示聖禮生活的失效情況，摒棄自身中妨礙實踐天國價值觀的思想及文化，回歸基礎聖禮的角色，致力將教會與公共空間及弱勢群體連於一體，唯有這樣做，才能活現完整的聖禮生活。真正跟隨基督的教會是沒有選擇餘地的，它必須關注公共空間內各個領域的事情，它必須對弱勢群體不離不棄。教會的聖禮角色是公共性、政治性的，是要在公共空間中彰顯出來，就如基督的工作及行動是在公共空間中進行，絕不迴避面對文化制度及政治的問題。

聖洗禮及聖餐禮可被視為教會聖禮生活的起點，是領受上主力量的開端，然後將這份力量，在社會上應用出來。教會也應教導信徒視聖洗禮及聖餐禮為再一次在上主面前許下的承諾，致力在生活中實踐對社會的責任。這才是聖禮生活的真義，才是教會應持守的角色。